

五

時子鑑錄

七

再學公鳴序

近時學者其共愛許且稱述之爲盛所
都事制者以制舉言聞有傳者必有
有言古來於有後德雖曰難行而此
莫寧寧寧世成人夫爲世不
且說故以爲古矣

時學鉞燭序

近時學者立異峻奇且編述之爲急兩
都爭刻書賈射贏吾聞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未必有德德耶言耶吁言德相
契寥寥乎曠世曠人矣名耶利耶名利
日競欲以議古先聖王之道譬猶盡烈
女于娼壁阿伯夷于綠林與 養浩先

生每譚也及此未嘗不喙然至矧焉

先生言不妄發發則必有中書不漫著著則必可傳一日候問偶見故紙數葉散亂於牀因接續讀之則譙責乎方今講學之弊習其旨卓越矣請盍梓乎先生曰睡後之閒語若次之餘論家乏藏書言出閣記典故易幾考證多誤

又斥他之疵病而爲我學術之因奪牛效尤無乃不恥乎走曰不也伊荻之夏潦頻年方割浩漸瀾漫勢不可禦也雖其涸可待而急則不可坐視而束手也此編之於時弊也可謂孤子之薪柴也礎之壘之良田萬頃幸免水災則其功豈小小哉典故易幾考證多誤者夫子

自道也。於是乎繡梓以公于同志云。

皆

延享四年丁卯仲魏叙且

門生 茅瀛 友簡懋績書



皆學鍼熨叙

雅諸先生泉累以產地。即蓬萊甘藜羹。倡宋學于後裔。未嘗求聞達。是以識者鮮矣。嗚呼。和群籍于荆蠻。拙三獻。而幽膏顯焉。甚刻沉于幽微。詩文強。而靈物幽屬。當起矣下。高才碩德。惡落奇偉之士。不處子顯。而恆處于晦。不去于用。而

恒在于舍也。故晦也舍也。明君必遺使
往目擊。同僚感柱。以侯苗于。先生將
拾取其言。草以入請梓。先生峻拒曰。
已而已。而覆譽以陳言。莫以寡也。感柱
諒不存。因相鼻謂曰。壯昔與欲舉。天下
讓詳由。許由。遂而不受。夫愛慕君以車
者。豈夷保民乎。願慕君以處者。可以克

保民矣。此奏之所以欲讓也。先生履
轂間以害遺也。又矣。此否倚之所以欲
使有轂間也。於是相與圖謀。鑄劍此編。
使四方其人。識隱君字在于此矣。

昔

延喜四年丁卯八月五日

門生 累府 本城嘉會設識



題時學藏燭後

物不歸其異者多矣吁歸矣
哉一石之生不勝異枝也一源之
水不勝異流也一卷之書不勝
異說也子為所斃雅焉然物
之不一殊異者未始可斃也
出之不一殊異者未始可斃也

六經載聖人之德而聖人既逝矣
六經不自曰六經六經自有創法後
世者具之耳所又寧其而古賢者
述之、不亦其不及也公無言卷
私易偏見此等處、偏之說於
是半經、一咀取私聖學以爲痛
矣、浩先生此出之、所以治也

久矣抑壞系理精數、言之所
當、學必隨焉、似凝未之月、而並
錢、考庶以之、凡而獲應、公以有快
之、必我、識、熾、之、此、題、在、此、醫、門、
任、擇、何、休、者、左、氏、膏、音、前、哲
存、何、今、也、學、庶、深、入、之、旨、意、則
以、獲、以、熾、二、堅、於、衆、道、避、耶、

以鐵以爐二證未造歷於者
堂又印之法編焉

張國華同仲秋之吉

泉南 河合遠原欽吉



時學紙稿上

學術變要上

泉溪 高志善繪甫 著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諸子起而孔
道廢熾盛政暴而六籍灰滅大漢興而餘燼吹熄六
朝唐末膠膠微微不絕如棧趙宋革命天回斯文流
洛闕閩諸賢增薪加膏古道一新王臨川之偏見陸
象山之禪旨雖聞有異論而其要不出乎修己治人
之範圍元以夾雜混二區字雙吞天位歷世不承或

致可知惑亦不之。三、儒雅蓋君子之澤五世而彰，強弩之極，久不穿鼻，論其勢自惑焉耳矣。宋明勃興，國初猶仍宋學，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列行三大令，施行天下，尊信可就此見焉。惑可尤怪者，大雅不伏於孟子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之說，而命金吾尉亞聖之釋於孔廟，吁猖狂至此，大非人君之氣象也。若不滿孟軻，則亟去配享可也，何為可以一己之好惡射古今之所宗乎？君既如此，臣孰不從，於是義經之辨，心姪之說，漸次廢黜者，常為之厲階也。

迨嘉靖萬曆之際，是非鋒起，凡天下之經義文章，皆以復古為口實，旁出入于漢唐註疏家，有所不足則竄意杜撰，痛詆先儒，以謂千古卓見特在，乎此，其尤甚者，楊慎為之魁，王世貞高拱，繼聲漸東，了凡之徒，層層疊疊，相為始終，總之時世之所趨，無過此。庶實而惟以敵宋學為汗馬，非逸志於古，而惟以程朱為首級，夫微程朱先為之，幾則明儒之技倆，殆乎其竭矣。雖然如此，而所持者，九州之廣大人心之有靈，宋學未必掃地，家後旺，其故事，警政，畏義，障，自

己者必以程朱抵表之，有胡敬齋薛敬軒馮貞白陳
清端等相與扶翼之，正德中王陽明激發於心學，倡
所謂良知良能以鼓實生徒，崛起一友，亦不過追趨
湖之舊轍，涉之雖足，然較夫世儒談說時學之取結
縛於漢代者，則遠之相萬，可謂一窮領袖也。嗚呼！明
學一源，孰使子弟不循其本而齊其末，使寸之木高
於泰山，鑽者狂走，萬口一談，於是乎心性之說比之
管輅理義之奧，掩之度外，差涉性理者以道學先生
嘲戲之，故其所登雲，不出于禮樂法制之沿革，名物

度數之詳，豈文字訓詁之古今，詩格文法之巧拙，而
已，隨見隨為，其端一開，而風俗澆，清濁野失，守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是以未幾，國賊橫熾，帝自經
死，后妃王子共殞，命輒廢棄，陳季夏卒之左，狂吳三
柱史可法雖圖興復，而見免，而顧大亡，予而補，米事
竟無益，經於清濁，而莫之知，而止，未聞忠臣烈士當
文天祥陸秀夫鑑枋得之一臂者，也。或曰：天下之治
亂，國祚之脩短，非學術之所係也。予謂不然，一節二
十一史，興亡得失彰著矣，大都論之，明不如唐宋也。

唐宋不如漢也漢不如三代也蓋銅業之君器宇寬
大心術方正禮賢下士廷置得宜則子孫奉承豈非臣
輔為德遠四陲恩浹百姓國祚欲不逾其可得乎故
彼固有高宗之中興平王之東運也漢唐有光武之
恢復肅宗之再舉也通宋猶尚有高宗之南渡也雖
茲禍一及不及漢唐之域九而其延數世保殘喘與
適全相與則知天命未絕民心未厭也天命既過至
其民心未厭者非通學之感人心則又不可得也故
曰善言天者必驗於人是也宋明一賊未聞中興則

可謂救道之熱民至是淺者矣原其所以也竊意大
經席符應命美發象遠非復唐主所情性日放放
院飽聞做復錢木帝廟道器藏偏短輕恣淫肆一
登極徽觀千古幾如復來謂五帝不足三王不足
四教之建武貞觀之二君則德性學檢不及之遠若
仗之沈淪焉學可與處稍檢涓之徒童駕耳其射志
之狂或心術呈露他事可即察言者殷武乙無道辜
壹盛血仰射之謂之射天可謂之何子善入窺觀
季王之尺蓋賢首之臨伏積怒於一朝矣雖自當如

此誠者猶是之。夫子思孟制天下之所謂賢人也。其人既在千載之上，不與我同世，則何如之有。若其語有妨名教，則孟子之外，凡性智之過帶小疵病者，不可勝計。悉遺像射之，吾恐不勝其射矣。公山弗狃，佛射畔人也。孔子欲殺，是孔子亦畔實也。聖人之所爲，一言一動皆以做後世法，則吾恐不克其射也。必矣。凡七篇之所載，皆言正禮樂，一不符六經魯論之旨，其草不冠紳之語全，發揮及言難爲臣不見及言，抑我朝后庸，我則諱之意，萬世之鑒戒，何以加焉。此

學術變更中

之，不克安生，愛憎不喪天命，惟聖人之云。嗚呼，今之主，歟。今之極宜矣。故國祚之不長，風俗衰壞，而無中興之君矣。本學師，生搜，徑，奇，學術文章，難以朱明，指曰者，成，餘，噫。

吾東方之學術，上古莫論，蓋所謂天七地五之神，世顯家傳，倒六鑿木，窠銷，蟻塚之有，龍，龍，結，蠟之，近，於，泥，風，化，未，在，說，學，術，乎，復，論，之，則，墮，在，祝，家，之，妄，誕，非，君子之宜也。漸，人，人，自，神，氏，迄，應，神，蹟，九，百，年，

未聞有禮樂文物之名也。國史所載，庶孽親嫡，逆夷
道化，小小紛紛而已。可謂大處甚，天之民也。以今度
之，實無事則議可笑也。安知雖有事而旁行牛溲，不
自由，記載于當，應神之數，百濟王仁始獻論語等書，
即仗王子推歸兒就仁習之末蕃，此時五經并到，未
且此時莊嚴家未可全末蕃王仁據何說授之，千度
之，是秦漢博士家之學流轉入百濟，章句訓詁，經
胸臆，故海標山長路辛苦，唯恐遺說，豈追討論聖經
之幽隱，開示沐浴之靈奧，哉。蘇氏觀之時尚無禮樂

文物之名也。而所稱通者，漢字華語之二端而已。後
二百年，欽明月明之際，佛像梵夾，及沙門婦，令人觀
自朝，廷至草野，莫不尊信奉戴，滿仰隨養，而其教主
張吹噓者，太子聖德，大臣馬兒也。所謂佛法者，三論
宗，而台密二派未傳也。小人輩，感應羅冥助之幻說，
君子優聚輪迴超脫之空義，亡齒牙起絕望，食蔬，古
四軍實義，誦經，念咒，又不從事于斯。且太子聰明絕
倫，旁通儒典，儲位攝政，威權傾朝，是以凡屬家禮文
法，度詔宜詔命，專以佛意佛語，斟酌加損之，若不識

則若猶備術以探德之所謂備術者蓋王仁之所傳
章句訓詁是也夫以太子之聰明其滿知記者何不
彼必通儒之所說將也哉雖也身外可觀以治也身
內不可依以修也矣足使人感發興起以純業垂統
哉若世民之立教也通內外也該幽顯也一物或也
湖三也也無欲清淨可以警鄙夫矣遠離穢土可以
戒貪生矣因果報應可以禁暴虐矣寂滅無為可以
寬心悅矣修己治入之道古往今來莫不尊奉不知
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此意既已含蓄隱現而顯的

而淺然經之所載不明自可會者在處隱等及善也子
貢之所以嘆不可得而聞也可惜太子之足不到子
此區區探奉奧教永成後世其罪不細矣雖然非是
太子之罪也王仁等之罪也非是王仁等之罪也秦
漢博士之罪也非是秦漢博士之罪也李斯燔書之
罪也背者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流
子車起設經奇譎校厲書漢唯憂其闕之不存故歎
扶植而及願伏欲識持而自裁棄其卓然豈其守正
發幽區實孔道確乎不可致者在子思孟軻之二賢而

已無及。墳地禍起無正統，竊弄其本統，寂寥矣。漢興尚書出于伏生之口，論語傳于賈魯儒生之手。此二書發不可疑也。其餘孔禮之遺蹟，四方之遺策，相校相照，異同史政，不可言而知焉。中原初定，遐邇未平，介魯武夫，日不暇晷，天亂之厄，儒士藏匿，適有二、三大臣，史失其名，意而不屑，漢主之為，入故滌身，肥遯科斗之難，明也。古文之難，句也。其勢不得，不置博士，以資問辨也。河間梁園之文士，天降石渠之校，儒雅善通，讀先秦，增記典故，而見其所見，聞其所聞之外。

無要有意實則夫，假言大義，純之又純，喪之又喪，以是惑傳人，東及太子，雖聰慧，或天能知其勢，權乎行於儲君，域代為備國者，豈非李斯燔書之罪也歟。自此厥後，世世帝王，以佛教為國典，保信益盛，士大夫逃于此，則九五之象，為之避廟，貧窮無賴，逃于此，則闔里羣盜，不日致富，凶徒逆黨，逃于此，則滅死。一策糾為稱，具慷慨也。伊傳，商召之重，禮孔會，思孟之應聘，彼其之徒，善也，有之，不亦貴乎。然一科一實，物必相因，佛教知斯善處，是以佛法求法之價，與琴瑟逐。

事無慮及其初起三編後不必顯加飾朝廷置道庶
使修好於華蓋由東方應事未備非佛闡聖度之可
得欲遣人觀視以耳之盛其實慕化入竟也於是乎
四庫之續三藏之典周教嚴區天球河圖累月積聚
尤足茲備不那他求焉者佛崇爲之基而至乎持杖
文武平放曉曉之數額可謂都存清淨者也然其飾
容者國俗恩護才短藏廣見隨因漸先人之言既焉
之主相歸重儒者彼闢記經史著作四六自書一被
佛教與博士家之細學知佛中有儒而不知儒外無

佛經史則修類乎漢魏六代諸家俱以論文說則
浸淫乎漢魏文選元白二集而未嘗夢之知性道教
之出于天仁義禮智之具于己氣質變化之本于學
問治國乎天下之始于教知格教可謂忘木趨木其
積遺珠者也因襲數百年至崇德近衛律自河之三
寶兄弟相問繼起蓋瑞王室多難較細經解政柄移
於東關登祿歸於武某後禮文法度浮華之學衡是
復一掃蕩盡矣時釋教大振百密二字已矣不顧天
下儒術悉移于五柱遍參之家有濟北歐峨其堅密

華之英，詞後說出，或不立文字，或鑄心鑄語，若如擊
鼓，周孔等，銅錘，鼎從經方，是之疑，冠釋名家，勢位去
微，不服，誓古，僅經，或修，詠之一途，以動天地，感鬼神，
贊其妙，雖然天地不易，然鬼神不安，感自爾已來，滋
內，歷過四方，多受信玄，謙信之度，復野心，信長秀吉
之討，天長蛇，一不更其終，一不克其嗣，煙消雲散矣
恭惟我 源大君，天縱聖智，神武不殺，區宇一統，萬
姓心服，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誠哉言也，於是
留高麗先生，發起義林，投快服，驅群，我程來，說東瀛

人與先生，德寡才鮮，以謂千載不傳之學，修己治人
之道，舍此他求，可乎，倡導莫疑，天下詞目 幕府聘
召，士門，於式，於是前代浮華之道，說五，微釋儒之餘
習，一觀，摩之，莫不敢敬服，學猶太，陽掛，而噴火滅，從
霜降，而草木變，也，譯山林先生，自君，於其門，學有淵
源，博洽，蓋世，厥賜出身，著官，弘文，凡開國，撰務，法余
先生，必與焉，述作，充棟，英才，盈門，竊謂二先生者，我
宋之忠臣，宋學之砥柱也，然，不是二先生之力，能自
為砥柱也，願君賢，實信，通之，冀，亂治之害，而知二先

生之學非最時章句之徒所企及也。不是。明君賢
宰思慮機索而後知之也。天降之真人來之。就其碩
膚之所觸。先象復其知也。馮衍微。二先生則極宋之
學。不明著于東方。微程朱則思孟之傳。或流于中土。
然則宋學之興于彼也。天興之。君與之。庶民興之。
社稷蒙國百有餘年。誰可異論。於其間。宋然。道世
浴。有仁。齊東武有祖孫。所見。雖各殊。而其。體。心。性。片
理。氣。或直。指。日。用。事。業。為。通。或。直。指。禮。樂。為。通。亦。勝
官。履。黃。吻。生。徒。波。馳。壤。附。仰。如。秦。乎。夫。事。業。經。緯。就

謂之。并。道。乎。固。不。特。二。家。之。言。程。朱。有。其。說。向。矣。然
備。執。事。業。為。通。則。存。養。省。察。之。工。夫。跡。矣。倘。執。禮。樂
為。通。則。禮。樂。豈。鐘。鼓。玉。帛。云。哉。及。禮。後。字。之。語。將。如
之。經。心。性。理。氣。之。辨。委。曲。下。論。不。煩。于。此。大。抵。東。方
之。學。術。三。變。初。也。在。王。室。中。也。在。國。林。今。也。在。庶。民
也。又。曰。若。于。學。定。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教。也。其。必
相。證。可。見。矣。方。今。聖。澤。覃。遐。際。三。家。村。裏。鼓。誦。不
乏。黎。民。於。變。時。雍。官。與。唐。虞。三。代。期。則。夫。子。之。素。望

於是有所足矣。所謂聖者，人有淑慝，學有邪正，是以仁者祖，德之清，唯澤吹於和，未正變之外，希高耶之士，其操焉。

學術變夏下

易曰：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無窮謂之通，變通之說，蓋大矣哉。夫可變而不變，可通而不通，是謂之闕。聖人無意，必因我之病，故從禮通而立教也。故曰：五帝變不相同，三王禮不相襲也。又曰：立禮度，考文章，改正朝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

長變革者也。觀親也。尊卑也。長也。男女有別，此不可得與。長變革者也。聖人德盛，變化自在，左右逢原，非守株待兔，刻舟求劍之比也。何以言之。夫子思孟軻學孔子者也。然尚書未詳，公性之所由也。而子思曰：性道統皆出于天。又曰：尊德性道問學。孟子曰：性善。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二大賢豈成孔子之意。云爾乎。其意謂古之不可偏，說心性，孰今之不可偏，說禮樂也。蓋自唐虞三代至孔子，上下二千載，聖君迭興，實是天運一，大元隨五，谷登熟，風雨時，和氣積。

殺萬華波提之類也。方是之時，在廷諫臣，草野庶民，無不智愚賢不肖，悉薰澤陶鑄於聖人教化之中。身行仁義，而不覺究仁義之所由，事依禮樂，而不覺明禮樂之所起，所謂常力何有於我哉。不識不知，靡帝之與，是也。故法京投殛，四凶受而無怒，故伐征，試榮討亡，而民不覺若夫來，促之甚有夏也。管蔡之間，王也，猶廢薪之於手，足下，幾半愈何傷。元氣之有乎，然東遷已既，以道陵矣。王羅道分，而仁義出，假托列國相侵，而禮樂缺敗，所恃者文武成康之遺澤，尚有存

焉。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又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當見其失之不甚相遠，而天下之變，譬如癰疽，未潰爛，不可遽割好肉，移氣失表裏，不可備投寒劑，則和劑托裏是為通治也。惟天降孔子，自位不配，能於千哀世之大聖才，大夫子孫，故再遜於魯，伐樹於宋，朝遊於衛，窮於齊，問於陳，祭，流行坎止，雖義之與比，而其困既齊，長矣。蓋宣乎禮樂有無之間，欲進改禮樂以復古，則列國無其君也。欲退說心性以直教，則非時勢之宜也。是以起彷徨，駢

皇朝通志卷之二

端合翻木嘗露鋒芒故嘆曰莫我知矣夫其及乎開
時止樂賢易教書國者皆發乎不得已之意而庶幾
萬一於後舉非所以屬望於當世也故莫一取裁於
其間而姑收散逸交繁亂而已唯春秋之一書雖與
他經異而假曆史以寓微意則其所望亦不過乎
復體粗於文武小王法於後昆也爵使夫子得君師
之位無憚時無拘道侑獨立獨道自我作古則豈
莫取合於聖來哉故曰行夏之時夏殷之禮服周之
是樂則韶舞損益四代或治或亂則制一代之法必

矣當此之時也王澤未竭名分猶在之際聖人潛風
之家也則古未必是今未必非凡復古之義學者其
不可不審者本學寒沒說誕述而不作亦比吾老彭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等之語以
謂優孟之似毋叔敖一男子之似度太子而觀譏笑
進退間諷必若彼而後復古者不亦惑之甚乎若又
謂修已治人之法三代聖人既已盡之不可加損則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之言果為利發乎以
此觀之聖人之於世也教法隨時言論隨人不問斯

不虛告不疑則不強論宜矣乎詩者魯論不及通德性命之委曲理氣體用之分別也嗚呼夫子沒百有于茲一封馬鬣泗水滂滂同室益寡文獻絕影七雄虎視海內凡渠戎馬盈郊旌旗掩野生靈塗炭肝膽曠地思孟二賢相繼生於此間子思盛業著中庸之外教見諸書者不多獨孟軻者高才碩德泰山巖巖之泉東懸河滔滔之詞辯使孔顏雙加一層高華者也故齊梁之君聘以明政士大夫仰以矜式君位不取望以陶道自是僅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者

侯其遺焉此於仲尼則似差愈焉於是躬為遜德仁義之可愈執關啓鑰揭出前聖未發之秘以警有司人曰性善也曰因循之心也曰養氣也曰辨王霸也曰拒楊墨也方此之時周制掃迹周民無餘何憐何慮惟救民之為急遂以仁義禮樂皆教人之心性況來其意蘊于子思矣仲尼之道至此一變想則一變而其質未嘗相杳也蓋聞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孟子之時四海困窮黎民嗷嗷救救之不覺其可得去煩先王之禮樂刑政當時既變人性

之所固有而加之辭又非淺人雖之所無而未得之也程子嘗曰今夫器形以御焉而不以執牛人皆知器形之作在乎人而不知器形之生由於焉此之言性也夫可見先王之禮樂本嘗體心性而孟子之說直與樂是緊孟子之言激切扶厲雖或乏溫厚之氣而方正端貞莫一不中時號故嘗戰國殺入劫奪之說談笑無長甲且不構使諸侯士大夫受教俯伏以克保其身者自非德聖冠天下威儀動入則爭得於

乎如此制切如是的當時若猶以為迂不大用長不蒙其澤者天下之不幸也非制之不幸也秦漢博士列之諸子混而不察或有謂其辨類嚴密而善而不取者吁警者不與黼黻之觀審者不與管籥之聲謂之何乎漢唯有一楊雄始入其罪楊墨又竊自比孟

子唐韓愈推尊以為功不在禹下此二儒可謂有得於聖學矣荀卿王充司馬光李太白鄭叔友極口誣毀之蓋尊聖學力有及而德器不盈傲慢不遜敢妄出乎其上也然猶稱孟子三見齊王不言先攻其邪

心則非不知其賢也王之與李瓊何足論焉至司馬
大則可怪之甚何也尤平生所後在於子雲子雲以
何自其則何為怪其所後乎竊思之五味之於人也
雖謂堅固者若嗜而無揀擇處與者有禁忌而不則
險深本玉食司馬公溫良有節而明毅不足嗜其味
而思辛辣惡非君子之全德也其所著管正卷不中
其旨業所假以孝化父母管腹豈有殺人乎身既登
處管腹矣使之法履等之實皆誤為實業所謂癡人
面前不可說夢者不虛矣嗚呼孟子雖賢聖而不見

大用則不為無願乎當職者雖已下故管仲則不
為無究於沒後其居其究謂仲而雪法皇宋典五河
南二程子以蒙傑之資崛起於千載之下善哉正氏
不傳之說於且暮孟子既極時教貴故不拘拘乎禮
樂程說性善管說時人二程又恐孟子之盲人猶故
疑故表章學處倡理氣體用理一分殊天理人欲之
說發掘孔孟言外之意焉遂此名播到斯六經語孟
則章章句句如合符契莫不迎刃解也否則室塞不
通微潤通者亦是舊技龍眼并數一吞豈知其味哉

其後有宗臨朱夫子大器大才剛毅強直因弱質二
我盡抄諸家義精理細千毛蟹絲不綱不恰謝英敦
實凡解經之法已文前後不羈釋文之綱已余淺淺
隨宜以務物窮理爲學者入門之階梯以誠意誠心
爲存養之綱要天德王道之盛亦不外于此夫
理氣體用之說權輿二程誠意誠心之論大成朱子
二帶三王與孔之義充備無缺其學術德業比光王
淵後學其鑒諸履此厥後門人弟子轉傳相承歷宋
元明天下翕然宗之莫復移易其說者何也蓋至方

不加其至固不逃規也程朱之學自孟子出故以師
道自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非夫進士秀
才希一第博一官之比也客曰雖然而孔子不說心
性孟子不說理氣體用至彼宋儒其取體用支離多
端卒使吾道混于佛老復古益遠矣曰惡是何言也
夫上古聖神首出萬物直之其說之教然言辭易直
條法疎略蓋學自爾歷聖相承民之耳目日聞精欲
多顯言辭不得不然教法不得不備凡事皆有漸見
漸而後可與論道焉夫二典五經未嘗說仁字竟與

登無仁乎仲應始曰克寬克仁未嘗加義字仲應立
無義字孔子并說仁智至孟子并說仁義禮智然結
經變而為古文科斗科斗變而為大小篆籀入分行
莫不種種變易而取用於書契者水始不同也若謂
科斗二篆體異而用亦別者其說之甚乎天下多此
異病者疾要何或可治惟心疾一發則冠履倒置南
艾易處古人不曰乎自其異者觀之則聰慧起自其
同者觀之楚越肝膽吾子尊服宋學病廢且侵是以
一處已差觸處皆違甚矣乎心疾之難回也凡六經

語孟莫不一字而擊之心性不獨六經語孟也諸子
百家之言其語其意可備而擬乎試舉其要示之
之心無預離之毋不教者之人心道心易之寂然不
動春秋之心實華嚴觀有融心性而說十中虛言性
大學說心心性一體始分動靜而已且免舜禹受授
吉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因執其中則
顯三式果為何物乎東方有仁曹先生者聽其家
學聲唱私說至於書之有新說於大明解四道題曰
是道經之說簡闕入于此蓋雖木石觀而辨之所謂

家語
卷之二

卷之二

道者仁義道德之道，而非指黃老也。又註中，庸未發之中，曰是榮經之欲，落混雜于此。達凡，無私說者，必惑於取效，竄自謂得孔孟之血脉，吁！仁實而得血脉，執不得血脉，牛就論語，言則從心所欲，其心三月不違仁，克己復禮，不思則固存者，不致夏運而內自誇君子，九思本純，食猶於女，安乎曰，已曰思，曰不致，曰自訟，曰安，皆指秉彝之良心也。有敢無類性相近也，曾相遠也，雖其指氣質之性，而非未嘗言性也。人之性也，直，既之，生也，幸而，死性善之說，漏泄于此。

論語一書，夫子盛德之餘，隨復露其一二於問答之際，及註釋者絕無之，若推以廣之，則三才之理也。于此，若聞文字言語解之，則萃萃之象，石河漏之句，水而已。蓋七十子平素觀於聖人，於其理性命之大綱，既已默識，是以不必發問，或偶發問，請益者，非命原衷，復則未可盡也。是子貢之所以嘆不可得而聞，而論語之所不載者，不疑此類，感得其久而情之益，禮記家語等所記，雖皆疑相字，而亦可見夫子罕言利命仁，亦然。論語中說仁者，凡五十餘條，說利命者，非

絕無去理之可言者。指委曲微婉。雖自得其今之
學者。不知其論語中。不並推其真意。則為夫子一
生之言論。盡于此者一。何者。本客又曰。六經語孟非
謂不實心性也。然皆就其說。未見其體說。說說。故
與孔孟異。而別是一種之學。爾也。曰。長矣。夫子之說。以
失方也。夫家體理氣體。用之說。以易為本。易有太極
乃是上。天之展無聲無臭。造化之無極品。氣之無
也。此太極言。則太極為體。陰陽為用。自陰陽言。則陰
陽為用。五行為用。且五行言。則五行為體。萬物為用。

理氣體用。指委曲。其本一太極。關而為用。開而為
制。此聖人立教之大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會歷
五刑。程張宋之所傳也。自文武已上。聖人在位。於其
漢漢語。必發於直。而其意。往往欲見。至孔子時。老
之。變於孟易之為書也。廣大志。實諸于百家。及老佛
其旨。皆取于此。惟堯舜之所履。康莊通衢。而諸家之
所履。旁蹊曲路也。漢唐諸儒。附之卜筮。冰炭。究之。只
論。漫重。甚。而理氣體用之。分明。自昭。漸。及。可。復
說。於是始知。夫子之所謂。生。直。孟子之所謂。性。義。又

有根蒂矣。客又曰：雖然如此，而太極理氣之說實無
屬音韻凡六經之所載，不出于日用彝倫禮樂刑政
之類。若夫太極之說，得無違乎老佛所謂寂滅未分
有物先天地，昆虛遊，靜法身本來面目等之旨乎？曰：
隨安子之言也。夫未嘗知老佛矣。應機世有此二
氏，而遂為之防乎？二氏之說皆成於後來，而吾儒之
身則相與不亦宜乎？遊學者專致疑于此，欲強詞
白之，不得其的，說覆說穿，近安小成使受舟之道，既
於老佛一等者何也？蓋其所望于學問者，僅假故也。

今試論之。後必曰：上有二帝三王之君，而泮水既平，
因四既致，雍容垂拱，當節九成君子奉守命，談談笑
禮樂，小人運斤，耕食飯，唯悅，揚聖之說未幾，老佛
之害未暇，優游盤桓，我以卒，顧大如此，則道復在哉。
學問復在哉。何理氣微塵之分乎？偏見匪如此，因取
古聖賢多少之相，義片言，應顯微，說不嚴，豈真為人
則休，甚不與凡庸異，不可欲，重夫治，寡歡也，盛衰運
也。二帝不常，二帝三王不承，二王至如黃之陶，滿禹
之厭，厥湯之夏，夏西伯之黃，伊尹之莘，賢得說之

蕪菜周公之東征孔子之窮陳則俱於心微於處身
為天下之司命以子亂民為已任如此者雖兼德
光道貫三才治入而非見人治者也養生之所宜學
者之所志一在于此則典據知用而欲體見動而思
論類外而粗治人而志已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必
也體用相該動靜相說內外一致精粗兼融而後身
修焉治可論焉大學之人修且關一則不可也天性
者靜也本然氣質之分也心者動也有人心道心
之異也氣質之性雖或惡而本然之性不可染也

人心之動雖時危而道心之微不可不執也蓋知無
者水之源流木之本幹而感者水之支流木之旁枝
也雖似為支離而實統經文既自如此程朱厭高遠
明發先儒之慮未發始標出之豈明立一極之學概
容私於其間哉仁者在襟佩謂本然之性空理也心
亦一出一人不足於也倘見之所隱每每生此是以
說大學則中分八條其取修身已上為要蓋誠心已
下以為非聖言引孟子之說為說若有人問修身之
具則曰聖人言行六經炳如向此取法有餘察其

二
一

處。彼作欲之。攝六經諸子之論。逐一以塊。吾日用之
事業。者也。故外心。而取。思於目。黃。服。年。在。養。德。機
省。察。理。道。於。苟。且。驗。合。之。際。其。拘。泥。細。察。比。之。宋。儒
理。氣。體。用。之。辨。則。反。益。大。甚。理。氣。體。用。之。說。雖。初。聞
多。疑。而。終。之。以。一。太。極。則。簡。易。直。截。矣。過。為。且。孟。子
之。言。亦。及。誠。心。者。蓋。身。心。不。離。故。言。修。身。則。誠。心。已
下。在。其。中。故。子。思。合。之。曰。誠。身。何。疑。乎。凡。六。經。說。心
性。學。皆。為。最。精。仁。齊。姑。置。却。担。揀。顯。概。每。每。引。證。此
為。說。然。此。二。篇。既。說。程。子。求。中。說。經。曰。不。過。中。心。可。

鄙。嗚。呼。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如。陸。氏。王。氏。則。貴。心
太過。卒。廢。窮。理。之。一。路。全。入。禪。窟。不。高。則。反。鬼。不。遠
則。反。近。下。學。而。上。進。試。嘗。得。其。中。者。中。犬。伊。我。二。天
不。無。有。何。所。見。立。異。至。此。乎。遠。師。師。承。學。師。淵。源。從
流。獨。陳。補。尸。取。舊。說。鑿。鑿。揚。先。儒。發。私。說。其。立。言。要
旨。亦。必。與。興。衰。廢。立。有。換。索。於。心。而。為。得。矣。彼。既。以
心。為。一。出。一。入。不。可。得。或。為。不。可。得。則。其。所。述。安。知
今日。之。是。不。為。來。日。之。非。也。生。前。之。真。不。為。沒。後。也。
也。哉。東。方。士。庶。求。聖。道。者。學。術。雖。殊。久。頓。宋。學。未。嘗。

張氏言，蓋知二子之所負，概是漢唐之本，辰明季之竹頭也。管稱一塔人著，最上林業，婦人愕然，欲其長莫能，一人爲之，幸及微林者，其易，欣性往如。此家起曰，然則學術之要，安見如何？曰，博文約禮，夫子所以告顏子也。當見博文而約禮，內外精粗相極，成體者，身但備曲拳玉帛，繁焉之謂也。天理之難，文人子之集則合仁，與義終之於心是也。吾道一以貫之，曾子之所以契夫子也。當見雖道弘大而一理以貫空也。尊德性道，問學子思之所以契曾子也。當見其意

子思子
文與
其

卷之二

本於博文的禮也。在心養性，就其誠心，孟子之所以私淑於人也。博文的禮，一貫德性，理在敬心之出，則當見敬聖賢之言，若合符劑也。其言有異者，時也。變也。程朱理氣之說，亦其謂善變者矣。始是變也，或正或邪，陳良楚人也。北學中國，善變而正者也。其徒陸和兄弟，從許行而學不善變而邪者也。可不慎哉。客曰，所變有說乎？曰，嘗聞之，凡事處則變，則變其變出於再三者，不邪則必變，見象木而造，象見象，蓬而爲車，見鳥跡而製字，其變自然，而智亦正者也。故特

無用而為有用萬世貴以為寶者注自運思到為宗
鑿則奇技淫巧之制又是之自出所謂邪而觀者不
必出神也夫六經之於宋世後年也不為宋本無邊
焉然者少矣程朱一變以理氣體用之說倡於實處
於是空言悉為實用其變盡于史焉明儒及伊茲二
子欲又出於其上而力量不勝也翻取數本廢運為
誤便以為道以為教以為復古其言發於應心發於
穿鑿不覺陷于邪僻是所以易之初筮則吉再三則
濟李父子之三惑為聖人之貳也夫出於再三其說

得中正者有幾然則論學術之變也也考正之與邪
自然之與穿鑿而揀擇之人焉度哉人焉度哉

砥柱曰一篇凡五千餘言大抵述孔子五經來之
學說說時世之變變在其中議論層疊一節一
畫又生一節其文論他賢及伊茲二氏者歷歷
分明不相混雜如揚瓦覆引繩量逐句句快頑
悉中時弊正是當世學者頂門一針今試推其
要歸于百欲使初學者見其歸趣矣

時學鎖鑰上終

時學鉞炳下

泉溪 高志養活甫 著

雜論

論語是載道之書，非論道之書也。然聖人之言，而大
巖遠莫不備也。仁者見之，謂之皆仁；不仁者見之，謂
之皆不仁。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賢者與
不賢者，其生感多少，好道理又生感多少，不好道理又
生感多少，正邪之君子而引而伸之，類類長之，其說
可恢而信。我有論短類伸之疑，而伸之長之，未有

不審人心，殊無解者。蓋聖人之言，平正闊濶，可
展可卷，可及可波。故東坡趙普嘗曰：「欲論道以
平，俟太祖定天下，以平俟太宗，以太宗平之，言蓋
善矣。未知普之功，果爾不乎？」苟知而行之，則伊
傳題名何足道哉！夫論語之為書，甚易讀，故凡童
亦誦之。又甚難通，凡故碩儒鴻生，亦不明瞭。若公
通貫之，須先熟學。唐孟子之三書，而知學者人門
之等，擬探性道，故之源。本善仁義禮智之具，已論
論不稱發，擴充不至義盡，坦坦平平，而後聖賢之

波首始為得。是未說之所以獨步也。前此者未備
也。後此者愈出愈繁矣。

論語中單揭子曰者，居矣。當將夫子豈何處空裏揭
在此言乎？必有問者待者而答之示之也。弟子集
錄之時，其事已遠，故失問者之姓名也。於君子多
乎哉不多之下，附以「吾不說」故藝之語，則古人
說錄之具也。於是可見夫既有問者待者而為之
發，則言必應其人，之責實而有，抑揚進退可知也。
學而一章有人以田獵退讓為樂者，試示不教中。

亦有樂地者好言今色一章對略內條於者規之也昔未見好過如好已者為衛室役也以思無益不知學者為苦思而廢學者役也章章皆然不可枚舉焉故予謂聖人無定說若說為有定義取一向一言釀成種種偏見者不知全理之所設也以竿視之智淵江海之潤源代大匠斲聖木不偏不吝善為與其貽非笑於後代孰若謹從先梅之成說所謂先梅者自孟子後莫若潘泮關之四君子也漢唐已來負虛名者不少人有高下學有疎

實要之不遇梅謀術數富國其記誦詞章而獨有儒者之氣象者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歐陽石已是以歷代人主皆儒士如魏優優士亦其耳質之強不能引去是所以轉困生之為賢太后之德降其為談之為武帝之戲弄也况佛楚陸漢賦皆歸唐詩之時才熟而德深學富而道實何足為宋儒懲創於此故照淳詞避虛名駁功利鄙橫詩專歸于心性而後道之體學之用各各不離事宋王侯可行於上區大可識於下寺而看得到則矣

之治不忠復矣。朝人反曰：饑至，於宋而後，夫以問彼之所深懼，安果何事乎？

仁齋先生稱論語爲宇宙第一之書，登饑其食之技，抑之爲古今之名言，出於先儒，不審此之類，對六經，云爾。其六，經皆爲聖言，豈容膠論語與六經，哉。其地善云：爾。其國，不特此之類也。有信論語，本過矣。如曰：六經不治而足矣。夫夫論學之次第，則論五六經論學之說，成則論五六經本初不相類也。程子嘗曰：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是言

解二書，解六經，自無難，難也非。六經不治而事足也。仁齋之意，以爲六經之言不可行，于今者矣。且其句鈎莫不復初學，不若論語之穩當。蓋其工穿觀切有，益躬行也。蓋是由文表之類，是與事之行，不行，強爲之，甲乙突標，此其質，其係是例足珍。牛犬士君子之謙宜，志道也。下學而上達，一節之書本可以觀察天下之物理也。上大人，在乙巳之文字，可以悉記朝夕之觀聽也。容足之外，爲無用之也。則人不能可變動也。故遠大近小，凡有益于

我老猶習。德謙本初去取謂之。君子之學。子夏曰。君子之過。孰先後焉。其後德。其有知有卒。其惟聖人乎。可見古之教法。大且廣矣。仁。齊之此類。蓋成乎。漢。讀。程子之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者也。

論語。一者。夫子之語十之七。門人之語十之三。蓋夫子盛德大業。著見于前。感動群一國。天理浩濶。濶。與自外望。焉則生。知安。行不。然。而然。者也。門人之負問。不。者。弟。忠。信。改。過。從。善。德。感。所。由。樂。

政事而已。子常。性。六經皆出。于夫子之。則。正。叙。序。而。七十子之。問。及。此。者。甚。矣。夫。既。已。皆。治。無。徒。索。子。夏。亦。以。爲。疑。于。最。高。宗。說。陰。三。年。不。言。僅。止。二。問。然。其。事。後。世。註。疏。家。亦。辨。之。精。蓋。豈。在。當。時。孔。門。之。高。學。不。知。之。耶。夫。抵。孔。門。問。答。之。體。不。一。曾。閱。二。子。之。語。爲。其。門。人或。檢。友。發。而。不。見。觀。向。夫。子。問。者。若。可。馬。牛。樊。遲。及。列。國。士。夫。大。則。其。人。真。問。淺。淺。可。知。故。夫。子。答。之。先。舉。一。端。以。之。孟。歸。于。問。者。若。曰。無。遠。變。遷。問。仁。若。曰。愛。入。于。路。問。君。子。

三疊如斯而已乎。而後吾其極。是也。蓋欲具者。使
由。所以言簡意真。未初。蓋成。真所謂不執。不怨。不
辨。不發。又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
也已矣。惟王于朝。舟游夏宮。我子貢之請賢。則學
博德高。所問自然。純由夫子。所答或放或收。或進
或退。或隱或顯。變化無窮。應器隨才而已。何
如之。夫顏子之所聞。克已復禮。仲弓之所聞。非不
會。則聞也。仲弓之所聞。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子貢
非不會。則聞也。各復發問者。大哉。自家資賢之原。

兼面受。以體之。非兼問以傾。夫子也。其問最說。亦
丹有曰。夫子為衛君。季子貢曰。請吾贊問之。入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云云。出曰。夫子不為也。是所欲
問者。遇在實表。魯論中此例。問有之。復生說學。既
謂聖賢之語。平夷坦蕩。莫無仔細。故信之已過。味
之及真。莫初自宜。曰。言近而指遠。者。莫言也。守約
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焉。使
資。通於近。約之語。而略。愈於遠。博之句。聖賢之氣
未嘗偏倚。高下大小。本末輕重。必相待對。使人知。

道理自如此也。程子曰：自灑掃應對上，便不可無聖人。事雖有本末，而不可分。本末爲兩段，是也。凡讀論孟，每句章章當以此例看。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朱以爲，鞠令仁實非。朱注，斂地爲質，而後施五采，而引鄭氏說曰：瞻是光，布是采。後以素分布，其間此以采爲質，以素爲瞻，似甚不穩。不若文序觀感，而首尾相應也。夫子夏在孔門，文學之異，而繪畫之法，豈待鄭氏邪。此問原不必主繪畫，則隨之以及他事也。幸夫子依舊以繪畫

答之。蓋于夏之疑詩之本意，不實如世間畫家以素爲質，而別必有仔細也。故夫子一轉，以畫家筆前之素地，答之。於是于夏之疑，渙然冰釋。曰：瞻，我乎。聖人解說，不拘事實，其於彼來，其妙如此。若果鄭說，與于此，竟復于高夏之問矣。且則禮原文者，略後字上去，一畫則素後後素之別，未知孰爲。我畫家筆法，鄭氏獨探墨畫一法，未及於畫也。仁者以謂石度物數，事實則話近古，乃說故鄭說，可從。可。是則雖鼓瑟，鼓鼙，通，極，均，泥，不，實，大，達，實，達，初，之

言會子子游同聞而異意。程有子之疑。而後其命
定。則近乎古。亦不可悉信。固于後亦不可悉疑。顧
義理之當否如何而已。凡仁齋之說皆平。此宋儒
尚高。則已必無宋儒肯謂則已必無蓋明儒之偉
者也。古人曰。直千百步之上。而求。教於百步之下
者。難矣。生乎百世之下。而求。於百世之上者。易矣。
詩曰。有楸斯石。履之身矣。學者讀莫之履焉。
仁之一字。聖門之要旨。學者之標的。至之不至。誰肯
既難之。求之不求。亦在於其人。然其義則不可不

豫講究也。講而不至者。有之矣。夫本有不講。而能
至者。也大六經語孟說仁。其義不一。有指成德者。
有指心性者。有指修爲者。有指義功禮樂外數者。
於漢表裏。聚之六義說。則其等不分行。說則其
意不貫。或分。或混。萬殊一。本是宋儒解經之法。所
以江河。丁渡廣也。姑就論孟言。則其稱仁。人君子
仁者。皆成德之義。兼義禮知者。所謂專言之仁。未
察詞微。身心一數。若大而化。其功德及萬。豈謂
之聖人。否則謂之仁人。仁者。賢人君子是也。教有。

三仁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仁者靜
仁者壽仁者必有愛仁者先難後獲仁者已欲立
而立人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唯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仁者無敵卻人曰仁人也為有仁人在彼
則民而勇為也仁人之於眾也不敵怒為不敵怒
為善可謂見焉然仁人君子不自以為仁人君子
則此猶多是情觀之美名沒後之尊號豈復有孔
聖孟賢而誇可者也其指心術者謂子其心三月
不違仁克己復禮為仁苟志於仁無惡也人而不

仁即禮何人而不仁如粟何仁者安仁觀過斯知
仁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為仁由己由於人哉
是乃仁術也見乎未見羊也夫人豈不仁於函人
哉彼以其富我以吾仁惻隱之心仁也仁人之安
宅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善可謂見焉其指節為者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壹于張恭寬信敏惠壹于路六言六蔽之
一子見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道思仁在其中矣
仁之實也誠是也仁者無不受也惡親賢之為德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弗說等是也其指功業者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如有王者必世而仁仁政自經界始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等是也其指博愛者子貢曰博施於民而濟眾可謂仁乎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等是也其指外觀者剛毅木訥近仁是也德之論謂說修為者過牛孟子說心術者過牛說功業博愛外觀者兩書俱失學者當合考此等數例知以何為本以何為末而後始可與語仁

伊荻二家以愛為仁以功為仁故勸舉管仲如其仁證之謂孔門說仁未嘗涉心術陋見每如此伊荻二氏解大學明德二字以爰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證之或以左氏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證之殊不知其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明德遠及千載者其本起于天處蓋認妄與之末光不見圓羅之中天者也大學連說明德明命峻德結之曰皆自明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詔左氏曰聖人在明德者若不當其後必有過人既不

管世則其明德何處哉乎此等語二氏當如何解
解經之法一何相乎彼蓋非不知也知而故犯之
可姓名之實甚于猛火昔者既藉登廣武望楚澤

戰塲曰吾無英雄使賢子成名子亦自有此嘆

大子許管仲之仁稱其一時之功而隨子路之器
者也子路嘗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
師旅國之以饋餼自也為之及三三年可使有勇
且却方也在孔門而傲然自任以仁者之兵竊有
輕管仲之意問曰未仁乎子路之才不及仲也因

遠足以大子進之欲使金仲也如其仁者謂子路
之不如也夫兵凶器也傷民命費萬金仲也力以
諸侯不以兵車則博愛眾樂之仁不期而兩得是
是之許焉而已矣試曰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溥
及人則有仁之功矣其精詳可見焉

子貢才識越于子路故有長管仲之意問曰管仲非
仁者與謂之仁者既久其名號然其意出誰故大
子故之不諱專以其不死于子糾之難而相桓公
能成霸業異乎匹夫匹婦之數於溝壑而莫之知

答之。小曰：民至于今被其害，而曰：父其焉，非推一
時之利害，而何也？答語之中，不著一仁字，是聖人
言詞之妙自然如此。仁者，徂是之，不文，依文解
義，以此二章為仁之全體盡于此。父與之仁，不外
于此。予為之吐詞，滿案已數矣。

朱夫子註釋大學明德二字，以明德止本虛靈不昧
形容之。仁者，波斥之曰：語意俱出于佛矣。吾儒之
所未嘗言而六經語孟亦無有之，其論明覺不昧
聖何勝之甚乎？考亭豈不知語意之似乎佛老哉。

蓋自漢已來，老佛入生，民之骨髓久矣。然通家之
說，始終無異。至佛法者，歸歸氏西來一說，吾儒大
聖軌躅，彼其之徒，舉高漢明察當時之佛法，以起
寺，供僧為功德，亡國敗家，權勢如我，不可。水行于
中土，於是出一橫杆，竊取克身反老莊，列中土自
古所傳之道，兼合釋迦之教，製成怪怪怪怪之說。
制滿漢士大夫名利之煩熱，結鞣腐頓直教無方。
其說曰：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實際理地，不著一塵。
乍，虛午，實或有或無，應病與藥，權柄入手，詞之得

正法嚴威黃梁臨濟其操也帝王相將卒隸與臺
苟分叔季者莫不為之舉入其彀故耳有不問久
舜周孔之月而口無不談造磨慈能之且凡六七
百字于此可惟六經語孟之流意要員腹入錄節
微粗之變益而正滿之無備詞章之躁生首標始
味我贊恬然莫致疑似之辨而逐悉為彼之徒所
搶去皇皇如有所失也孔子曰虎兕出於柙也王
殺於懷中是誰之過與自爾已降三代禮樂壞在
編本之林所謂居士精舍觀卷寺院之毀彼取以

為已出世亦與之不極天下之言語文字亦本服飲
食睡即恬恬即寢寢成為一朱子之此爾唯他人
達其意為要何必爭瑣瑣言語文字之異同哉况
此二語形容人心之效至矣蓋矣不可加損焉易
之寂然不動書之曷者之雲詩之采芣灼之禮賦
左氏之精爽來體而福張示謝而略則在記則言
然也在注爾則孰既既解舟也後世之變若謂言
語文字之似尤機則使蒼頡沮誦再生劉黎臨家
一遺之文字而後可謂滿仁齋之本意也

仁義禮智信以配五行其說自董仲舒楊雄蓋必有所傳是說以配五行則又以配人之五臟自有理意假以配五臟則以此五者爲性之名不可說矣蓋萬物生莫非陰陽五行之理類人是一箇小天地二五之數豈不具足哉伊川先生論子好學論之首取于此但程守曰陰陽五行之理聖人寓諸禮樂器數之中子思孟軻之所傳漢儒明之師授口傳頗等於書然則何說非宋儒以仁義禮智寓諸人性乎其說自相矛盾半類于此

謂仁義禮智各爲一德不相通又不出于性義仁齋之意程祖惲說此又發一異見曰仁智是聖人獨得之德禮義是聖人作爲立教之目也此皆漢宋宋儒體用之說而不信子思孟子之所起也又臨六經曰易說陰陽春秋正義書記政教詩本義辨禮明升降樂事和協一經各有一經大旨不相交漢每事乃曰此是易之意而不關于書此是詩之說而不關于春秋如此說將去遂欲斥周子本體圖說謂非吾道之所宗之張本是明儒之遺意

而其語出于莊子然家史之意及其之惟傷木世
學分通裂不相統攝云爾非謂不相交與以可也
夫耳目鼻口手足之於人也雖各為一官而其所以
以觀聽臭味把持運奔者莫不屬一心之知覺否
則泰山墜崩雷霆起側不能避就小雀避就則耳
目鼻口手足之官廢耳目鼻口手足之官廢則六
尺之軀殼我一土塊而已是謂之不知類矣

狙狻謂人之性并氣質一定而不可易也顏回之德
行不可移于游夏也由求之政事不可移于賜子

也故夫子教之各因其性之所近蓋以為德其所
不能不遇使為於是歟氣質變化之說及人皆以
以為莫與之質謂之妄見蓋是主世俗見聞之性
質而不究思孟所發明之幽隱其繫於誠宜矣夫
七十子之歸孔氏也旁初頌既已變化氣質云若
不然則爭得存實乎矧錫之好戲而謂則乎泰王
之來門以成就此美哉其各達一德而不能相兼
者誠性之所近大槩如此自知所習大槩如此也
泛論之則顏回之德行未必不通游夏之文學也

由求之政事求必不家焉子之言讓也惟有厚薄
長短之變而非有截然絕域也子路好勇如冠雄
雞似假然實為夫子所一體化備服委質而處少
時但求在三害之一念為聖人所歎息殺虎斬蛟
改節為善士臣伯恭性偏急一旦誦孔子躬自厚
而澤直于人之語平生念慎淡然水輝此史待之
所載美談不少矣而一定不可移哉

大學正心章有念慎恐懼憂患好樂則心不得其
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仁齋難之曰如武則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
肉味是聖人之心亦可謂喪其正乎吁是不孝之
甚而殃及且弗類也大學所謂心絕此四蔽者示
心之本體當如此中庸未發之中是也聞韶忘肉
味者適是見心之運用當如此所謂發而中節是
也體用之辨於是不可離也愛可愛忘可忘各各
分明何可相妨彼以乘人之驗者漢廷張勝田儼
放却其心者比之藉說為大堂非孔氏之遺教其
益猶益長矣況史固非孔子自言也出弟子仿說

之記而形容若不知肉味也聖人豈真欲我休文
解其毒鞋往至此否

伊表二儒于水滸而讀其書想其人仁齋學雖存究
志趣不凡生長京師因既聞聖是以矜持機定操
行無取猶能議義理不失為醇先生也所謂小器
易盈識見未瑩口得失其言而身未服其教杖屨
量六經遺事如貧子之說金幸早得高乘欲騰騰
於宋儒之上其流弊使小子飄忽失序無人材可
觀也童子問所載以板六片為世寶誰天地四方

何為自小子又語王字義釋理字曰从玉从里死
字也老佛之所主非所以議聖人之道也天文字
之假借轉注何限之有短長之長作官長期皆
帆之帆作帆風則法水納之木作木石則此玉理
之理作道理則法意必以倫旁定其意乎況天理
之二字既見于樂記雖出漢儒而蓋三代之遺言
也若遊樂記為不顯吾道者前件既陳之凡引論
取義皆不公矣程學力有餘志氣豪華被格束
額并趨侯家是以傲岸雄張發一瞬之異見惡淡

先輩其^法使生徒，曼衍支離，其說多虛，然晚年
學業不頗通，唐音唐語，善測深微，官小說，木游西
廂等東方先儒本解之語，以是大潤飾，非他人亦
推以為命世巨儒，不知經學素所不好，偶有新說
皆逐明儒之故轍而已，其所通唐音唐語，亦未知
當否乎，吾泉界與崎陁，且通消息，傳聞譯氏之言
曰，譯亦大略通，寸之五六，足以立業，雖詳尤難矣
蓋以此為某日與唐客往復者尚然，則博傳學之
焉，得無誤，綿全端，今為笑脚，燧兮，近世此習成

俗為學者之一蔽，故薄及于此。

明人毀宋儒者，前後莫若楊用修也，其鉛錄所載，可
見，讀在杖曰，此老多杜撰，蓋信口無忌，彈者乞宋
儒官，論者辨，曰其學不醇，一傳而至乎斯，有焚坑
之禍，非卷取之，曰弟子為寇，而罪及師，豈有此理
乎，若李斯可以累有罪，則吳起亦可以累會子起
當師，曾子事出子，劉向劉歆，雖做論，不謂升卷之
妄見，性性至此，不啻如木不茂，輕重，劉大夫之墓
兒抱覆首，則督憲也，夫吳起之罪，不過殺妻，水將

貪功好色，遂亡其身而已。如李贅者，大異于此。如
如皇極，其暴虐，豈可書。坑儒生，嚴刑峻法，雖凶惡
之餘，而威嚴之手，者亦多。其禍延及千萬秋之
久，豈與起同。實矣，可憐乎。蓋處東朝，荀子書成，但
株有片，又割龜，升菴之此說，其行文如已自出，然
彼于策驚嘆以爲，卓見，但株大，何爲不自，而便
他，遂成主此乎。

仁，齊斥宋儒，但株又善仁，齊斥之，四方學者，知仰慕
二子，而未嘗其同，其在何處也。姑據衆于此，合說。

氣體用之說，而專取形而下者，爲道。然仁義禮智
具于性，而以四者爲理，果進趨之目，論四端之心，
則避論緒之說，爲過本之意，以謂語孟六經之所
記，日用事業之外，更無體，又無理，誠其說，行其義，
學者之從事，果矣。是仁齊之說也。豈知有聖，則理
從之，有月，則體從之，天下安有有，形而無，形有，習
而無，聲者哉。其說簡便，雖足悅，格七面全，歷于運
水，殺身，作用是性，者，彼猶宋儒，爲說，復不自覺，其
吾，但株，同時，而曉，遂是以欲，從宋儒，則恐，家者之

不無在哉。後仁。意則既後先。一著於是其心。然思
出。兩說之間。曰。仁。實之所見。雖稍可。而其為心性
說。義理尚未。服家。儒之故。聖。轉車。相俟。皆。論相附。
非。思。爾之論也。夫。道者。非。事。物。當然之謂也。又。非。
天。地。自然之謂也。聖人。特。作。為。以。役。人。而。之。自。考。
得。仁。義。以。至。禮。樂。刑。政。德。名。之。道。也。仁。義。禮。智。非。
自。孟。軻。始。而。非。古。也。仁。智。是。聖。人。之。德。身。後。之。
所。企。望。也。禮。義。是。聖。人。所。作。為。而。庶。事。繁。也。唯。聖。
人。在。上。以。禮。樂。教。之。使。人。各。成。其。材。以。克。濟。天下。

國家之用也。氣質變化及性善之說。子思孟軻之
妄言不足取也。是孤株所達之大綱也。可此說也。
予鬱委曲之學者其方。諸三代既遠。聖人今安在。
乎。在。則。我。必。獲。其。化。禮。樂。文。章。今。安。存。乎。存。則。我。
必。從。其。教。若。夫。祖。祿。自。以。為。聖。聖。其。狂。妄。不。可。效。
藥。說。曰。其。曰。子。聖。誰。知。鳴。之。靡。靡。程。子。嘗。曰。不。之。
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
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
血。脈。皆。所。未。備。矣。後。必。曰。古。曾。有。在。焉。何。謂。不。備。

孔子曰夫祖祿以六經爲有口有受而吾請授命
戒者默是秦嬴之殘策孔壁之斷簡其全書也戰
交傳之說之皆漢唐已後之諸家保殘守缺明言
碎離詞折隨文各有是典則語庸如其所歸強示
請試以一部六經感之凡寒朝夕香火以祈曰錦
望二帝三王周孔之靈職示古訓詳告聖說如是
而若有其惠則孰敢不從乎祖祿其能然不
作者七人矣祖祿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當之可禮
祖祿讀書眼珠紙他方世界祭夫論語二十篇未如

出孔門誰何之季先儒存其亦未一決然竊考之
其篇目章次各以類叙例不可移易也故其前章
曰賢者避世其次避邑其次避言續之曰作者七
人矣唯推上之三避之賢者七人矣爲易所謂見
幾而作之作意疑本文明加一隔未敢有誤然如
一隔亦不妨爲祖之賢人類此者故其次章曰子
路寢石門又次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
之門者凡此數章皆類說錄若然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於此則聖明具德貴賤隔絕況非記者之本

意謂祖德以禮樂直爲道有在近乎其治者採以爲已設之據可謂齊人見河伯矣且文王未訓禮樂矣以是足七人之教若爲帝說之文法亦不近或人曰左氏所載家前曲盡非文王之樂乎曰非也武王定天下起樂文王爲之制在大武未作之前也然武王亦不自制其實出于周公之手也凡一代之禮樂制度莫一不成類且之樂作者得則合唐虞夏殷可謂作者五人豈有七人之制哉子思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爰以制作擬步王乎

樂記曰作者謂之聖道者謂之明是謂有明聖之德而後必有述作也考謂有述作而後稱明聖也如宣義出而盡入外正姓氏龍祀官師農直而造宗師藝五谷農事興黃帝作而制律呂作算數衣裳品命是也先在其德而後王王故其制度法已而不可已焉祖德曰聖者作者之稱也蓋深禮記之文以爲無制作則聖之名不宜遂以是爲聖字之系詞者何次也樂記不云聖王者功成作樂始定制禮當知本制禮樂之謂王德已具天下心服而

後世有而後有制作也。又王三才云：天下有其二，一
事于殿，惟爲方伯。木刻禮樂，而史傳不紀。聖人聖
子之類，封謂比于爲聖人之心，有七宗。左傳聖人
有明德者，表不當世，其德必有達者。既曰聖人，又
曰不當世，子首以學而不厭，故而不德爲聖。又曰
聖之字，何必制作之謂哉。夫禮，林以禮樂，爲聖人
自制作，自與禮者亦成矣。禮之損益，豈殺丹降授
遊堂之音，管籥鐘鼓于成。聖人必會，有司，其之
厚，祭者，教之不致，獨，其美，事當其德，而已矣。

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孔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也之觀之，先存是德而後有，是制作
本亂有制作而後有聖之稱也。若在制作而後聖
之名立，則當辨多少，有制多少樂工，皆與其本則
稱之，聖人亦可也。禮之稱，樂之及儀，秋之酒，宗，恬
之筆，奏，論之紙，亦可稱聖人乎。不通之論，執甚焉。
俱味，門人太宰執所著，并非篇，論，其隨，擬，拾，餘，也。

以并設考亭仁齋稱格魯獨了戲談人曰其說二
先生之靈厚資純等之業也吾聞對答既樂學風
舉其本也純之宜矣宜澤登二先生不則如夫對
顯何也其篇中解論語學而章曰學者謂及時也
引內則學記之說冒紳也謂也引孔子之說子曰
學習二字從其家說則當然也唯時一字為時節
之時甚無謂也此說本之王肅爾本之禮諸篇宋
儒目熟耳爛其說可從則何必求其考清而後舉
說既不為故改爾且所謂及時者亦有二義其一

此則所記自六年教之數與方名至四十始仕皆
遂其生年而不失教習之謂是就一生而言古人
教子弟之當法兼小學大學者也其一文王世子
曰春誦夏校秋禮冬書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
夏教以詩書皆述其四時而不失教習之謂是就
一歲而言兼學國學漢試選士後士之大法十五
已上大學之通也二義各有差別不可混說王肅
及太宰之所指果何之時乎若謂兼說者頗滋流
漫凡謂記之所載當時法成而未行者有之或行

之本文而底者有之孔子之時其法之有無未可
考其從太宰之說則不然然說子弟入學之時
節而已夫聖子弟入學有說者有不說者彼何其
至顯為君子乎蓋此一節以明習二字為要有溫
故知新之意而語學全與學記蝶子時節之說合
孫時敏者同由此觀之則禮記之禮是三代之通
制論語之說足孔門之指南道愈行而不相悖者
也何以言之蓋東周已降庠序頓廢禮樂喪矣夫
子之設三代之法不可復見也故曰吾十有五而

志于學不曰入學而曰志則時制可知其後禮風
同禮于老與訪樂于長其此時夫子年五十一事
見孔子惜乎不五十二其必在四十始仕之義歟
又聞之曾子七十而學詩荀勗五十而學禮可見
數聖賢之入學其大率亦皆失職則夫子之設門
人何適孔禮之所觀哉此之不文安補六經之疏
述一配孔孟之言在合有不合若不合則委曲附
會曰古文如此宋儒不解古文呵宋儒不厭古文
則太宰何能解乎宋儒雖去古遠而生其地時其

書以其師會其友實問徒復窮日盡廢故雖所見
不為宜而不失影響之心矣祖徠產於吳城去古又
遠時無朋師無友故其所著私說受命者衆
而正誤者寡深有披尋之友而安知其扶輔不如此
其姓之於大海夏蟲之於冰雪也哉若使太守生
于中土始聞祖徠仁濟之說則為之誦頌者亦多
矣今也不然者既以是邪詔宜其勢不得小愈
無也其有聞焉于此姑筆之于有一友周子尚往于
崎陸其行李中有京朝八居雜異載兩都信符名

於詩者東屋祖徠為難以縣譯氏又轉唐客著詩
者評其優劣唐客一贊東屋為第一其餘巧拙
相侔云未嘗一言及祖徠家之調也夫今之唐客
豈知詩哉然彼於吾邦無親跡無愛憎其心猶平
故見所見味所味未少偏倚於其間也吾邦之學
者異于此真耳殿且曰祖徠曰太守明名畏之聞
說驚之頃小兒之客忤大人之痛疾而事即發也
甚者未向其端求逐其人而構門生若遠境者無
徒有之吁何草鞋大王威靈之赫也孔子曰道之

習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仁賢與而家
學成矣祖孫作而仁壽繼矣蛇蟻逐蠅鷓逐蜂
古人有詩曰彼此臭相樂道奉生滿漢漢道之士
孰然況聞卷之人乎予嘗謂一家之書應發大息
焉

宋王安石執拗剛愎行新法立新學領野洩洩其禍
至宋神僊不絕實一代之罪魁也其為書生時段
朝於漁溪先生先生龍不見安石佛然曰吾豈不
康於六經乎邪念一真登壇及廢及後宋出

歐嚴學術出於漁溪之下風者痛推漁序如寇營
嗚呼賢者之一失偶歸于周子而小人之當然于
安于安石當使先生一見過行其害未必至立可
歎哉因思仁壽祖孫亦必當有事相假于此者登
往日宋學名家不少彼望其門數進數所推必於
之氣一結胸臆晚年橫生此曲說其波足及異域
之程朱所誤習酒薄而耶耶關羊豈不謂而宋國
危者豈祖孫實好善仁壽仁壽不卷與宋儒并擊
仁壽者其禍起于此事見設國隨筆

太史公曰古詩三千篇孔子刪之爲今數千實見所
刪詩數在讀是者屬辭可歌義理可觀何則之
異乎子來子曰去重復正檢亂從簡約以示久遠
其要在勸善懲惡此說雖自切實則定之意有所
疑矣大序所謂言之者無文聞之者足以戒是也
但據大序之曰詩豈爲此耶若欲爲勸懲則聖人
應見有處置矣見此殊遠之教哉三百篇惟詩序
者通習言詩詩章說而已因經論語使四方不能
專習不學詩無以貴可以觀等之數章下

謂此說又非也若以通習言詩詩章爲詩之要則
三百之數不類三千之多也刪而使遠不知存而
使得也豈復紛亂可委後世學者之自去取何必
費聖慮乎聖明之爲千勸懲之所在姑舉一二父
子之恩款而小弁之例作君臣之禮廢而秦庭之
風興夫婦之通疑而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絕而
角弓之怨報君子之通寒而白駒之詩成餘皆微
之所謂善者師之惡者改之夫子之所取何疑乎
倘休相休之說則聖人之於六經如後世著述家

集韻街談巷議不遇使者爲消際豐寂之具而
已耳

程伊川爲崇政殿說書時嘗容事春祈榘條陸秀夫
至宋時傾軋越帝厭治之際猶曰滿大學衍義明
儒弄之曰二人俱迂而愚矣子曰迂而愚道之所
存也迂而巧道之所廢也二者固不得其中然寧
捨迂而取迂乎故古人以迂齋迂叟爲號孔子之
聖子路猶以爲迂孟子之賢捷菴是以爲迂迂乎
迂乎迂之義大矣哉伊川豈不知迂者趣其出處

語然非衆人之可議也彼已夷時勢之不可
喻游學以司馬公呂公著諸賢之薦顧廷傑
之職在輔導再三固辭且其如錄三上聖行其隨
陳也否而後拜官在官累月未嘗言職不爲妻求
其視朝廷若遊於觀臺舉若浮煙高舞如此外何
憚而嗚呼不其可哉韓轉有餘後實孟軻
以來之一人也陸秀夫自有經濟蓋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又豈不知迂要方此明也流離播遷浮家
泛宅然其兵猶二十萬可謂二日一方之朝廷也

外若軍旅外職工役，議行義者，益其餘力也，亦詩
專于此也。迨次類，幾他人之所不能，公獨舉之，固
史裁，以爲美談，則儒笑，以爲迂愚，寔褒貶之友，豈
譽之實，君子之心，小人之腹，人其可不慎諸。

本，叙吉何仲堅，明朝中葉詩家之傑也。明詩之變，蓋
屬于諸君，滔天下，王李七才之輩，互相吹噓，相駁
總以爲盛世之大雅，復興于此，以予見之，一和格
調，減前世之所無也。然此變莫代，而無之，豈獨明
哉。同初諸公，猶有唐宋之餘韻，言語文字，氣象不

清，中葉已來，政亂教弛，此是信陽，許而聯，以文
章相高，強典午之來，以清談相高，定攝張，統廢，金
乃而愈見其薄，身器具，雖裁，拘拘，于得，語整，身，其
枯，去，徑之間，氣象，蕃，葩，範圍，么，麼，感，諸人，傳，外，就
者，必，少，誠，實，也，然，王，李，諸人，本，有，許，故，之，才，以，高
舉，猶，可，見，後，之，做，此，謂，者，優，休，其，否，請，特，設，意，大
合，之，節，令，過，員，亦，只，擬，擬，具，作，擬，擬，之，詩，而，自，樂
不，若，而，就，王，李，詩，集，而，混，以，之，爲，愈，也，所，謂，述，吾
志，者，何，有，李，大，學，詩，者，取，材，六，朝，實，意，楚，騷，固，其

所造器至述其志，則各各如而，又至陳言，務去則
宋不必，唐不必，漢魏是所以有變學也。詩曰昔
我惟矣，揚柳休休，何其語之幽暢也。又曰既微且
感，爾勇伊何，何其語之醇健也。宣尼并存，不謂者
詩本非，器體之類也。若器體出於一，言語起息出
於一，而後可，則詩道此足矣。詩明詩者不此之求，
唯乎前朝之異，我謂望後來之人，我律故有六藝
復興之過言也。豈知詩賦文章，天實使鳴，其德安
知此之二，器非，覽李哀世之贊，既何則凡事理之

是非得失，後之君子，而其論定矣。既定，而又使
後之君子，論其論，而後大定矣。遷固之史，相如揚
雄之賦，李杜之詩，補柳之文，萬世執不宗之，其好
之不好，雖有異論，而諸家之技，亦皆增損是之謂
大定矣。宋明去今不遠，其詩又未有定論，明人自
詩自詩，亦可，雖載然，東方近來，但此謂以謂卓卓
千古，予謂燕石之璣，不獨宋人也。

何仲雲曰：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
如夫婦之別。是以三百篇首于騷風，六義首于風。

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托諸夫婦以宣
譽而達情為其旨遠矣由是觀之少陵之詩博涉
世故出於夫婦者常少而風人之義成缺予曰則
徵仲點之旨也夫關雎之味淡非出乎后妃也成
乎宮人者也宮人不必婦文也甚伯聞其亦在其
中蓋嘆美大雅之德其要在君子好逑之一句而
其餘章章求之鍾鼓樂之管下為王之賢本官一
點及夫婦情愛之親切易見者也其置此三百篇
首者周家之所與本于此小序所謂正始之遇王

化之基是也若仲器之真使堂堂男子一生學識
人之過而後為好風人之效豈有此理哉

詩有正風正雅變風變雅之說予意正風雅者詩教
之所以立也變風雅者詩教之所以行也正變相
須本官相繼是大子剛定之本旨也然近世學詩
者以正風雅為治平之聲而優以變風雅為衰替
之聲而悲於是專摹擬古人飲酒屬會送行贈別
出師凱旋等語壯氣雄者為得且風雅之趣若法
貪亦由後賦得無礙枯槁寒澁言歡氣逸者則為

變風雅不欲學於可謂誤矣夫風賦性情其旨多
端故地多不可不識也此與不可不究也但人有
貴賤苟有治亂其要在乎思不出其類言不遺其
分凡體裁格律隨其自異變革無窮古作者有難
于此故思欲得喪其習類矣可其詞義可通則書
以入詩知詩者以為三自篇之餘概不悉去取之
若夫論格調較巧拙者寓于唐宋以陸選評家之
流到而李杜宗工向未見雖其所取僅優遂欲以
此限天下之作者亦難矣哉自祖祿一倡王李

吹影之徒以為最上乘於是處士而欲冠蓋之說
浮厲而學房中之調實因而致富貴之說亦從而
發出家之說安在遂其志哉嘗者唐僧道本演說
港彈調異王李而顯名善說將刻其集請序于庶
家沈變著沈辭之因語旁人曰詩固可也然海內
外觀世之思而拘拘于感概氣節者恐非志者界
內之語是以不序云變者儒士也非俗客也嘗
官命召諸異邦萬時二三羣後賜歸國以是觀之

詩壹客易說

荀卿曰青此之義而青於藍水為之而來於水其
語雖奇而不正矣後世輕君父蔑師及者辨為之
黃鐘閉卷既如足則篇篇此之自出子墨所誤
愧不遜其言愚者之所費小人之所喜是也孟子
曰王亦言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其語可謂奇而
正者矣信乎後世執君父及殺越人于貨之漸
言當與日月爭奪焉卷首既如此則七篇此之自
發極知孟子之學不謬諸聖人矣嘗聞荀卿見忌
於中不老死則下意其見忌者幸矣若使遇他

則戰國之世抱不遜之志其保首領未可謂是矣
成格之所以見取也且其書中可文歸者議其篇
是也空空之陳整整之然難以潘武為法而變其
孔門之旨也荀卿問陳孔子不對明日遂打孟子
惟說仁義未嘗說其齊宣代燕廢文惡秀之間
皆不得已而姑發之也古以不貪功不害其修德
反本而已辨也矣于此特揭識其辨情之天下後
世其學術尚何可見矣漢唐論儒賢若顧念亦以
孟荀並舉明儒或以荀質孟上益彼成以爲孔孟

之刻。雖則子管仲晏子子並叔向之間而小猶。或
又者也。又以爲上下。子馬遷相如賈誼龜鏡之業。
而差。漢言行者也。心苟失中。起則日遠。黑白。蘇。放
蓋。爲。如。尊。位。而。實。輕。視。如。希。慕。而。實。疎。略。矣。

昇平自有餘年。都鄙。藝。林。之。英。比。屋。可。封。惟。詩。章。健。
決。本。身。最。學。書。跡。凡。關。律。道。理。積。福。日。厚。者。君。子
力。行。之。暇。庶。幾。及。之。在。門。牆。應。之。在。夷。狄。進。之。可
也。字。如。關。暴。跳。翻。茶。道。香。式。詞。餘。樂。悅。儒。儒。而
之。刻。則。修。鍊。之。積。其。技。入。神。者。或。有。之。然。其。人。必

根。說。其。行。必。汚。履。傷。風。俗。害。人。倫。必。顯。于。茲。士。君
子。當。堅。防。之。近。世。其。徒。則。有。編。述。登。梓。說。利。字。不
銷。鉅。儒。碩。生。者。交。酬。道。焉。之。序。大。書。名。姓。印。身。如
毛。是。果。何。意。也。子。昔。侍。東。庄。先。生。研。石。一。官。儒。類
日本。通。契。余。入。寓。亮。先。生。辭。之。語。子。曰。此。書。亦。說
香。疊。引。證。弗。期。不。足。以。存。其。自。重。如。此。方。此。時。也
東。庄。之。見。可。謂。卓。矣。晚。途。被。二。三。子。喚。茶。道。香。式
謂。詞。唐。語。豈。雖。不。素。悅。而。每。刻。必。作。亮。東。庄。向。臨
世。然。何。論。子。爲。之。無。歎。不。餘。古人。曰。老。當。益。壯。窮

當益堅乎也不然矣所以義理之學漸廢廉恥之
心日薄也

太宰氏所著無道者其拘下條俗所謂無道者惡中
其責營攻擊無狀強得哭之屈兵必血刃而後已
也彼雖不遍涉神武而浸淫儒學習古之友善覺
明其弊矣彼有無道者甚在說家之性而斥太
宰又有欲無道者非也兩人益相徒之作也彼之
二道欲欲使人朝吳俱不足觀也然此一爭論百
年所未聞之想當各守其所樂不取妄說也夫宰

之無神道也始孫卿之非相術也堯舜之道之於
相術厚非其說也何足巧青簡乎欲觀其道而反
熾其弊何益之有予嘗欲著一書輔翼太宰顧下
鈞之助賢不為夷鼠發太阿之害劍不為妖豎探
知無益而終置焉

成語子曰聞吾子少其游東原先生之門矣然辨擊
仁當如此無乃非入室操矛乎曰予之向其門也
仁當遊既三年竊慕東原之為人也於是執禮以
待左右數年未視邊擇其學術之善者也少年然

我神吟，休得耽樂詩文，時時辱先生之指授，方此時也。古義空也，送迎弟子，如送燕，皆有所來，今日不知其去，或碌碌吾儕，何必掛齒，與七十子之於孔子，大有遠處矣。乾河出入學，未敢而歸，所字餘于此，刻苦題，道差邪自始，知天下之至是歸于宋學矣。然，今也，愚，操，操，吐言，運，運，雖，操，摩出於己，而待先生之功，亦不少，是以人若問先生之教，則予必推雙之，尊，尊，之，本，尊，純，口，也，夫，聖人之道，至大，至高，學者宜容私，微，微，微，遠，支，分，偏，正，廣

狹，淺，深，廣，密之異，在夫人之所趨，而時勢不可，也，仁，齋，既，入，自，程，朱，而，到，立，門，戶，乎，今，出，自，仁，齋，還，入，程，朱，一，出，一，入，時，時，時，時，古，許，筆，鈞，例，必，相，害，楚，攻，宋，守，其，益，斯，文，是，斯，代，之，餘，澤，所以，吾，道，之，象，思，本，純，而，德，仁，齋，復，生，而，必，御，指，矣，客，曰，以，問，命，矣，敬，問，像，程，先生，之，為，入，如，何，曰，道，厚，之，長，者，也，博，識，洽，聞，不，孤，孤，狹，性，微，性，過，謙，謙，而，智，之，微，設，學，也，衆，美，而，才，短，教，論，是，以，有，問，則，答，之，答，亦，不，精，說，不，則，則，不，示，之，不，示，亦，非，有，吝，吝，其，於

父師之說也。補且解。道與皇。幽與筆。剛與窳。可謂
有大賢勞矣。童子問語。孟子義之二。書既已。門徒
論。孟古義。於樞略具。而成說。未完。先生與門人。校
警。論。子亦。在。木。庶。以。今。愚。之。論。一。其。章。章
句。句。說。修。為。者。多。故。仁。信。之。旨。符。合。矣。抑。至。孟。子
論。心。性。則。空。礙。不。通。者。過。半。矣。故。今。所。刊。行。孟。子
古。義。其。實。成。于。東。崖。則。錄。之。乎。者。也。由。此。言。之。則
東。崖。之。學。識。未。必。無。異。於。其。家。說。而。孝。子。仁。人
豈。必。受。察。之。發。哉。是。以。宜。知。先。生。之。篤。志。賢。慮。非

能人之故所及也矣

野學錄稿下終

延享四丁卯歲冬十一月敎且

皇澤

皇澤御光寺上二町

河南四邊石齋

書林

東都

通本町之三丁目

西村源六

攝部

南入道寺町之卷田部

人見理兵衛

行

版



